

年夜饭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期盼的大餐，为准备这顿年夜饭，我妈妈过了腊月十五就开始忙碌起来。

猪油汤团是宁波人家过年必备的点心。过年了，一家人团团圆圆，这汤圆便是代表性的食物。况且，妈妈是一个要面子的逞强女人，新年里有客人来，连一碗宁波汤团都端不出，她觉得很丢脸的事。

水磨糯米所必需的石磨，弄堂里只有一台，凡需要的人家每天排了队预约时间轮流使用。轮到我们家的时候，连夜加班也必须完成磨粉。妈妈忙不过来，就让我当帮手，浸泡一夜的糯米一勺一勺地灌入石磨的圆孔，随着一圈一圈地推动磨盘，糯米变成液体从磨槽滴入容器中。缓缓流淌的米浆像玉液一般。容器里放一块白布，差不多将盛满时，把白布收口扎紧，吊放在横梁上沥水，沥水时间要恰到好处。

包汤团也是一个技术活，猪油黑洋酥先要捏成一个个大小适当的圆球，然后把沥干的糯米粉捏成一个小茶盅似的皮子，再将球状芝麻黑洋酥放入包裹，放入手心捏紧、搓圆。如果没有捏紧，皮子会立即松垮掉，功亏一篑。包好的汤团一颗颗放入搪瓷盘里，白里透黑，煮熟后，薄薄的糯米皮子水晶一般，咬一口，一不小心有滚烫的汁水溅出来。烫痛了舌头也不肯放弃那种甜糯的美味让人难忘。

快过年的时候，弄堂里挑担走巷的小贩和手艺人多了起来。“阿有啥旧东西卖伐？”“阿有啥坏镬子修伐？”“削刀磨剪刀！”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这些小贩和手艺人都有

## 年夜饭

楼耀福

的放矢，穷人家过年，为了吃，但又缺年货的钞票，不得不把家里还值点钱的旧货贱卖掉。还有爆炒米花的、切水笋干的也来弄堂里兜售生意，很热闹。

笋干烧肉是我们家过年必备的菜，常常煮满满的一钵斗，可以从大年夜一直吃到正月半。看到切笋干的挑担师傅到弄堂里来了，妈妈会把隔夜浸泡在水里的笋干拿出来，请师傅切。那切刀固定在长凳上，侧刀似的，刀刃锃亮，咔嚓咔嚓，速度很快。普通人家的切菜刀，很难切得这么细这么薄。

年夜饭还有白斩鸡、酱油鸭、蹄膀、烤麸等。当然少不了鱼，讨一个年年有余的好口彩。蛋饺也是自己做的，有专用的铜勺。我爸喜欢咪咪老酒，苔菜花生是他的下酒菜。

鸡和蹄膀，先是放在一个最大的钢精锅里煮，煮到可以用筷子插入鸡身，再抽出来，筷子是干的，没有血水，盛出，汤水盛入大砂锅，做高汤。

大年夜祭祖，客堂间里一张八仙桌不够用，我妈妈把另一张可拆卸的方桌临时搭起，与八仙桌拼成长桌，上首放两把太师椅，两边放四条长凳，前面是香炉、烛台。地上铺一块蒲草垫子。盛放全鸡全鸭的，是一种叫“鸭船”的大瓷碗，状如一小船，故名。祭祀的器物，还有一种木制的红漆果

盘，大小两种，小的放生、糖果、糕点之类零食，大的放水果。果盘由若干弯曲的弧形木块拼接，外用铁丝箍紧，精致考究。

我们相继跪在蒲草垫上叩头拜祖宗，心里惦记着什么时候开吃？

祭祀结束，鸡鸭冷却了，我妈斩块装盆放进碗橱：“这一盆，留给初二你大阿伯来。初三，你二阿伯来，也要留一碗。初四，留给你大娘舅……”余下的鸡骨鸡杂等吃年夜饭时投入暖锅。

暖锅是紫铜的，是阿爷当年留下的。木炭在煤球炉里点燃后，塞入暖锅的灶肚。周边一圈注满高汤，汤里放各种荤素食物，通常是大白菜、粉丝、油豆腐等素菜打底，上面有咸肉、鸡块、排骨、蛋饺、鱼圆、肉皮等荤菜。有个颇具宁波地方特色的谜语：“葶菜夹素菜，家乡隔定海，当中招宝山，团团都是海。”说的就是暖锅。妈妈是镇海人，“招宝山”是镇海的风景名胜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食物和汤水煮沸，突然地冒着热气。寒冷的天气里，我们会吃得汗流满面，津津有味，在热气腾腾的同时感受到家人团聚的温暖。

有一年吃年夜饭，母亲端上的是一只砂锅，我们期待的那只紫铜暖锅不见了。阿爸问她怎么回事？妈妈说卖掉了。当弄堂里响起“阿有啥旧东西卖？”的吆喝声时，我妈妈为了有足够的钞票买锅里的东西，过个体面的年，卖掉了家里的紫铜暖锅。同时消失的，还有我小时候戴过的银项圈、阿娘在世时用来取暖的铜汤婆子和脚炉，连做蛋饺的铜勺也没能幸免。

甲袋，袋里尚有几只橘子，屁股坐在包裹上。我扭腰、扁肩，怕踩到她盘着的脚板，就这样伫立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听到放客进站的广播声。

我们乘坐广州至上海特快列车，沿路停靠有关省市的大站，但感觉特快不到哪里去，第二天傍晚才能到达上海，也就是除夕的夜间时分。当列车进入浙江地界，薄薄的夜色初起，我透过车窗眺望远处升向天空的烟花，像一束束盛开的花朵，又像划过天际的夜明珠，闪闪烁烁。我凝视江南除夕的烟花，心里不停地念叨故乡近了，近了，朵朵烟花似老家的一双双眼睛，翘盼着儿女回家过一个团圆年。

抵达上海站，有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，灯火辉煌，车来人往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不过我还得赶路，出租车直接去吴淞码头乘船，要渡江到崇明堡镇码头，再转车至岛屿东部的陈家镇，才算踏进家门。过年的回家路，这一程又一程的奔波，我想是世上最辛苦，也是最幸福的路。

今又除夕，又想起那条回家过年团圆的甜蜜之路。

## 纷纷儿女换新衣

耿艳菊

宋时赵汝滨有一句诗读来让人很是温馨欢喜：漉酒蒸糕饷岁时，纷纷儿女换新衣。

新酿的酒已漉好，清莹莹的，泛着醉人的光泽。各种口味的糕点也早早蒸好了，甜沁沁的香味在空气里悠悠荡荡，荡到人们的心底里，甜到了骨子里。无处不喜盈盈的。最欢欣雀跃的就是孩子们了，纷纷去换上新做的衣服，在除夕之时，和四方邻居互增心意。

这心意素朴得宛若举手之间的清风明月，自家酿制的粮食酒，自家蒸的香甜糕。不同的是那份心情和郑重，那身上的新衣，那新衣上的新的气象。

新衣，那可是盼了一整个年头了。没有一个孩子不盼年的。或许是女孩子的缘故，记忆中切切盼着的年是因为有新衣穿，好吃的食物倒是排在了次位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孩子的眼里可不是如此，时光悠长缓慢得如同老祖母的脚步，一步挪一点点，真慢啊。盼啊盼，冬天来了，忍着寒冷又熬到了腊月，那心啊就像枝上待飞的鸟儿，望着梦想中的广阔天空，又欢欣又雀跃。

我们蹦蹦跳跳从学校回来，母亲早已站在大门口，笑眯眯地迎我们归来。然后亲昵地拉着我们走进堂屋，我们一眼就看见了堂屋西侧的木床上整齐地放着几块新布，鲜亮的色彩，照亮了暗淡的屋子，一扫冬日的清冷。尺寸不知何时已经跑到了母亲的手里，母亲要给我们量尺寸，做新衣。

旧年里素寒清贫，普通农家寻常日子清淡若水，哪有闲钱买新衣呢？可是到了年底过新年，再拮据的人家也要为儿女们扯来几块漂亮的花布，做一套新衣。而每个母亲似乎都是天生的裁缝，把儿女们打扮得崭新崭新的，才有过年的样子和喜气。

母亲心思灵活，手又极巧，很快就把新

衣给我们做好了，还镶上了好看的金边。其实，距过年还有一段时间，母亲见我们放学后总是急匆匆地跑回来看新衣，不想让我们着急和失望，日夜不停地为我们赶制。

新衣，我们只是欢欣地试试，决不舍得穿。小心翼翼地叠得平平整整的，放在枕头下面，才算是安心了，只等待着过年。

到了大年三十，大家的鞭炮纷纷响起来，年的味道浓香得像父亲正在炖的一锅肉。我们在院墙外和胡同里的孩子争相描述自己的新衣，噱里咄咄的，比放鞭炮还热闹。

各家院子里溢出来的香味越来越浓，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。到了除夕，新衣才被我们郑重地请出来，很小心地穿上，生怕弄脏了新衣。

昔日除夕时我们乡村也有馈岁的风俗，多是让我们孩子穿着新衣去给邻家亲友送吃食。母亲已经准备好了，都是自家做的，果子，油条，丸子，鱼啊肉啊。我们齐刷刷地穿着新衣站在堂屋里，平时严肃的父亲望着我们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

新衣，孩子们都约好了似的，都穿上了新衣，头昂得高高的，喜滋滋的，格外的骄傲和兴奋。

年景好些的时候，父母也会奢侈一次，为自己做一套新衣过新年。那时候，一家人郑重地穿起新衣，笑盈盈，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真是美好的事。

后来，我们长大，母亲也渐渐老了，眼神不好，不再为我们做新衣了。况且如今的衣服品类繁多，日子也好起来了，一年里买新衣的次数多起来，可是，旧时那样的珍重、期盼和快乐，想起来总是让人怀念不已。

岁月深深，不管如何变换，过年时，依旧旧，家里的每个人都要添一身新衣。这样，才算是过新年。

## 那年除夕，在路上

丁惠忠

去年岁末的最后一天，迎接2025新年元旦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红纸黑字图片，写上屈原《九歌》中一句诗：“驾龙辀兮乘雷，载云旗兮委蛇。”时间倏忽而过，又至腊月尽头，农历除夕的烟花开出绚丽的色彩，如金蛇旋舞，招引游子，踏上一条条回家之路。

我记得在广东惠州工作的第一年，快过年了，回上海的火车票未能及时订到，托广州友人才买到小年夜的车票，只能乘这趟车次了。整整一年没有回到崇明老家，时刻想念着家里的父母和寄托在岳父家年幼的女儿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与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，还没有装电话，更不要说手机了。那时极少数人手上握有“大哥大”，在南方，如在人群中见手上有块“砖头”的，十有八九是老板，喝早茶或酒店待客，那块“砖头”往桌子上一竖，就得叫“大哥”，气势大得吓人。

回上海的车票落实后，我的心里安定多了。从惠州去广州的火车票还算容易搞到，再不行有长途汽车，还有各种黑车，急着赶回老家的人哪里会想省钱这事儿。但还是出了一点状况，离开惠州居住地时，我的妻子在匆忙中忘拿了一只包，里面装着龙眼等南方水果。去惠州火车站的半路上，我打招呼叫停公交车司机，然后跳下车控出租车回住地，这一折腾赶上原先计划车次了，只得乘出租车追时间去车站。

当时南方，是打工潮掀起的地方，人员流动密集，何止千万计，每到过年的春运场面可谓轰轰烈烈。我们一到广州站广场，人像潮水铺在每个角落，几乎寸步难行，硬挤到一个墙脚边，我的双脚就踩在一堆橘子皮上。低头一瞧，有个跟我妻子差不多的年轻女子，可能太困倦，又饥又渴，眼睛打盹，嘴巴嚼着橘子，一只手挽住红色马

## 那年回家买错了票

张志松

十多年前，我在上海一家制衣厂里打工。那年我担心春节车票紧张，到时候买不到票，于是提前十多天，一大早连早饭都顾不上吃，就去了上海长途南站。当我急匆匆地赶到售票大厅时，心不由得凉了半截。只见售票窗口前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龙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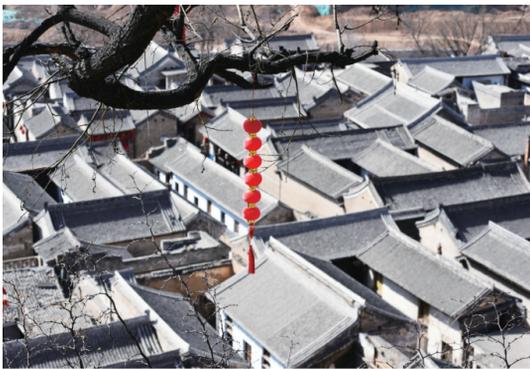
没办法，我只好耐心地排队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“长龙”好像纹丝不动，我开始着急。又一个小时过去，队伍只缓慢地往前移了一点点。有买到票的人眉飞色舞，激动喜悦地从我身边走过，我不得不得投去羡慕的目光。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的肚子已经唱起了空城计，腿也站麻了……终于轮到我了（那时候，买票还没实行实名制）。把钱递给售票员后，不知道是饿得还是累得，总之我气无力地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给我买一张到泰州的车票，2月5日的。”工作人员接过钱，在电脑键盘上一番敲打后说：“对不起，票款不够，还请你补上15元。”车票涨得太快了吧！去年我在这个时候买车票，不是这个价啊，今年怎么一下子涨了15元钱？

我不可能为这15元钱错过回家过年

的机会！拿到车票后，我看不看，放进口袋就找小吃店。在一家小吃店吃完一碗兰州拉面后，我掏出车票看。这一看，我大吃一惊：我要回的是江苏泰州的家，怎么眼前的票面上却印着浙江台州？难怪车票那么贵呢！我买错了票。泰州在上海北面，台州在上海南面，方向完全相反！

当务之急，就是赶紧到窗口退票重买。于是，我拿着车票急匆匆地赶到了退票窗口。当我对着工作人员好不容易说清原因后，工作人员突然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两个真是马大哈呀。”他指了指站在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，说：“他本来想买浙江台州的车票，可他买的却是到江苏泰州的车票，你们两个人把车票互换一下不就行了。”

这世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竟然有这



年景

许双福 摄

風亭華

彭仁欣 书

么巧合的事。我听了，顿时喜出望外，连忙看中年男子的车票，不错，他买的是江苏泰州的车票，只不过是2月7日的。不就是晚了两走吗，就当在上海多玩两天吧，要不然，你再去排队买票还不知道能不能买着呢。中年男子看了我的车票，开心地说：“哇，我提前两天就能回家过年了，谢谢兄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瞅了一下车票，说：“兄弟，我可不能让你吃亏，车票差价部分，我现在给你补齐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一张20元钞票递给我，说：“这五元就别找了，谁叫我们有缘相识呢。”

## 1036次绿皮火车

晓奕

中华民族千年的沧桑与辉煌。旅途中，我还爱听车上广播——《和谐铁路之声》。它宛如一位知识渊博的导游，每到一处，都讲述当地故事。在温州，它介绍雁荡山的奇峰、瓯江的秀水；到诸暨，便讲起西施的传奇和闻名遐迩的珍珠产业；

记忆深处，总有一抹标志性的橄榄绿，沿着蜿蜒铁轨，穿梭于城市与乡野，承载着我的青春梦想、思念与归期。它，就是1036次绿皮火车，一趟连接沈阳与温州，贯穿我近二十年人生轨迹的列车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了南方，1036次列车成了我的同行挚友。且在此后十多年，它成了我生活里的常客。这趟列车共十九节车厢：一节软卧，一节空调发电车，一节行李车，一节餐车，五节硬座，十节硬卧。我曾在无座车厢艰难站立，在硬座熬过漫漫长夜，

在硬卧床铺上做过美梦，甚至在一次旅程尾声，体验了两个小时软卧。

1036次列车从有着东方鲁尔美誉的东北重镇沈阳出发，一路向南，穿越齐鲁大地，横跨黄淮平原，终抵温婉的江南水乡。全程2437公里，行驶35小时44分。一路上，壮丽景象令人目不暇接。气势恢宏的长江大桥飞跨江面，每次列车疾驰而过时，我都折服于人类伟大的创造力；远处，泰山巍峨耸立，尽显五岳之首的磅礴气势；黄河裹挟泥沙奔腾，诉说着

停靠滁州时，吟诵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，带我穿越千年领略幽山美景；途经蚌埠、徐州，它绘声绘色讲述解放战争的激烈战役。六朝古都南京、泉城济南、天下第一关山海关，以及“共和国长子”沈阳，它们的历史底蕴与独特魅力，在广播声中一一呈现。

列车中途停靠大站时，我总会下车转转。杭州、南京、济南、天津，这些大站氛围独特。我在站台上踱步，呼吸着不同城市的空气，感受当地风土人情。有时，我买些

特产，或是被新奇小玩意儿吸引，将它们收入囊中。

后来，我回到老家，生活节奏改变，乘坐1036次列车的机会变少。再踏上这趟列车，乘务员已换了新面孔，可列车的一切依旧熟悉。

如今，交通方式日益多元，飞机快捷、高铁舒适，出行愈发地便利。但在我心中，1036次绿皮火车无可替代。它承载着我的回忆，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。每一次踏上这趟列车，都似与久违老友重逢。